

第六回 佳人有意憐才 才子多情求配

桃靨染游絲，春思難持，東風鶯燕語花枝。大塊多情人不識，總是堪悲。紅葉寫新詩，無限相思，玉容清減鏡臺知。總有江郎傳彩筆，欲會無期。

右調《浪淘沙》

江潮自進香歸，明日起來，將吳小姐花箋展玩，越覺可愛，心上徬徨無措。要到雪婆家去，天又大雨不止，一連落了十餘日。江潮日日在書齋中納悶，先生也不在館，他也無心緒讀書。江老與陸氏見孩兒飲食減少，神思昏迷，祇道有病，老夫妻兩個甚是擔憂，要請醫人診視。江潮在父母面前再三說不肯服藥，父母也祇得罷了。

明日天色微晴，江潮早起，對父母說親：「孩兒因連日兩天納悶，所以微病難愈。今日天霽，待孩兒出去閑步一回。」陸氏道：「可要著人隨去？」江潮道：「不必人隨。」一徑到氤氳廟前去訪雪婆了。正是：

情多偏惹恨，何似薄情高。

且說吳小姐，自出殿內小角門，柳婆與兩個丫鬟迎住，道：「各處尋覓不見，小姐為何坐在此間？」雪婆反埋怨道：「你們好沒正經！祇顧自家作樂，全不照顧小姐了。若非老身服侍他在此靜坐，小姐嬌怯怯的身軀，可不被人擠壞了？倘不見了小姐，你們怎好回去？」眾人不肯則聲，都謝雪婆照顧，一群婦女開路，出了殿門。小姐上了轎，見江郎緊緊跟隨，心裏道：「難得這樣有情美貌的少年才子。若與他為配，也不枉了我的才貌雙全。」看他與雪婆說話，祇恐家人覺著。後來見他漸漸站遠，看他下船，十分注意，小姐也十分悵別。下了船，雪婆因耳目眾多，不好題起。祇見小姐在袖裏取出那春箋，孜孜細看，不忍釋手。一路無話。到了洛神橋，上岸，夫人已有女使們隨著，在門首懸望了。小姐下了轎，見了夫人的禮。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從不曾出門，今日出去一日，使我一心懸念。」小姐謝了母親。雪婆隨進香房，同吃晚膳，要在小姐房中安歇。夫人許了，教雪婆同曉煙睡在小姐床邊。曉煙先睡著了，小姐還未要睡坐在妝臺前燈下，又將江潮詩箋詳玩。雪婆乘此人靜之時，悄悄的說道：「江相公才貌雙全，真正是個風流情種。老身看將起來，世間也再沒有這樣第二個了，正好與小姐作配，是天生的一對夫妻。他又十分注意小姐，不知小姐意下何如？」小姐藏過春箋，低頭不語。雪婆揣知小姐的心事，故意長嘆道：「咳！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豈不可惜？」小姐低低說道：「雪婆，自古道『紅顏薄命』。我身不由己，縱有憐才之念，亦付之無可奈何耳！」雪婆點首道：「既然小姐亦有此心，江郎也不枉了多情也！祇是小姐視作尋常，江郎小小年紀，早已害了相思也。」小姐低頭不語，不覺淚下。雪婆道：「佳人才子相憐相愛，自古有之。小姐不必傷懷，卻在老身身上，管取成其好事。」準準說了半夜話，無非是些憐才惜貌、挑動春心的言語。忽聽得窗外雨聲傾注，一連落了數日。雪婆去不得，時時在小姐房中作伴。

一日天好，雪婆要回，小姐道：「再住一日，等地上乾了好走。」雪婆道：「我已說向小姐道的，那江小官人別的時候，說明日就來尋我。連日大雨，今日初晴，他必然要到我家的，不可失約。」小姐點頭。雪婆謝別了，又叫曉煙喚他轉來，低低說道：「你若見了江家哥哥，不要說些甚麼，你後日千萬就來，我在此望你。」雪婆道：「我都曉得了。小姐放心，我自自然來的。」雪婆又去謝了夫人，夫人道：「你常來走走。」雪婆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一徑出門去了。

不一時，走到氤氳殿前，祇見江郎先已在他家門首等候。見了雪婆，滿面春風，深深的作了一揖。雪婆道：「難得這般志誠的相公！我因天雨，住在吳衙數日，纔別得小姐，不知小相公已先在此了。」江潮道：「我自別小姐之後，抱病數日，今日天晴，特來探望。到了氤氳大帝廟前借問，不想貼壁間就是。又見鎖門在此，正在此沒情沒緒，不想婆婆正好歸家。」雪婆道：「舍下並無別人，祇有老身一個，日日在大家走動，出門的日子多，在家的日子少，所以失迎了。」雪婆開門讓江潮裏邊坐了，說道：「方纔吳小姐再三留住老身，老身因約了相公，道你今日必然來的，所以，暫時放我回來一日，明日原要吳衙去的。」江潮歡喜，道：「婆婆，吳小姐可曾說著我的甚麼？」雪婆道：「小相公，你賞了我，我與你說。」江潮已備白銀一錠，雙手奉與雪婆，道：「先送些須，日後還要重謝。」雪婆接了，笑道：「老身取笑，難道真個要起來？」江生道：「不嫌微薄，望乞笑留，但求婆婆出力，我定當厚謝。婆婆且說吳小姐說我甚麼來？」雪婆道：「啊呀，吳小姐並不曾說著相公來。」江生道：「你方纔說的話『謝了我方肯說』。」雪婆道：「嘎，我倒忘了，小姐自別相公之後把你所題詩箋，細細玩味；說著了江家哥哥，他便低頭不語暗垂珠淚。」江潮聽說，便淚下沾巾，道：「江潮有何好處，感承小姐如此注意？使我粉骨碎身亦難圖報！莫非婆婆哄我？」雪婆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我就立誓與你聽！」江潮道：「婆婆此言決非虛謬？」雪婆道：「你兩人日後覷面便知。」江潮道：「祇恐無此一日。」雪婆道：「祇要相公心堅意篤，管取見面不難。」江潮道：「苟且之事我誓不欲為！承小姐一段真情，我怎敢玷污他的清白？若得成其姻契，百年偕老，吾之願也；如祇取一時之樂，苟且玷污，江潮寧可相思而死，決不為此敗俗傷倫之事！」雪婆道：「相公這等好心，自然有好報的。前日老身說與小姐道：『你與江小相公正是天生一對夫妻。若配得他，也不枉了你小姐的才貌。』小姐凝思半晌，長嘆一聲，道，『自古紅顏薄命。我之此身，豈能自主？』說罷淚垂。後來挑他，再不回言了。這正是，幽情千萬縷，盡在不言中。」江潮道：「難得小姐如此相憐。我欲央媒去說，祇恐他父親不允。如何是好？」雪婆道：「府上門第不低，小相公又有這般美貌，青年入伴，吳老爺雖則專心擇婿，似小相公這樣一個女婿，世間絕少，也揀得中的了。況夫人是極聽老身說話的。老身看來，這親事十分內倒有八九分可成的。老身是憐你兩人才貌相當，故此要竭力讚成好事，不是專為金銀。若事成之後，你們厚謝我也應該的。」江潮就要雪婆同到家去，與父母言其作伐之事，雪婆道：「這氤氳大帝專掌婚姻之事。相公去燒一炷香，拜禱一番，求其一筮，看成否如何？」江潮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取些碎銀，買了香燭，在氤氳大帝前虔誠拜禱，丟下筮筮，好是古怪。央道士譯解，說：「婚姻有成，祇是先難後易，不能夠就成哩。」江潮拜謝道：「大帝在上，江潮若果與吳氏逸姝有姻緣之分，便等兩年三載也是守得到的。」雪婆道：「老身若今日到尊府與老相公、老娘娘說知，明日就到吳衙去作伐，管取一說便成。」江潮道：「如此極好。但是你到我家去，在家父母面前不可說出燒香相會的緣故。」雪婆道：「小相公，你是男子漢，這等害羞！老身自然是在行的，不須你吩咐。祇是難得你貴人上門，請相公稍坐，等老身烹茶起來，用些現成點心兒去。」江潮道：「這倒不消了，請你就隨我去便好。」雪婆道：「小相公這般性急！你先回府，待我隔數日來方好。」江潮焦躁道：「你不要作難，重謝決不食言的。」雪婆道：「你且聽我難言。」

難道不覺著，我隨你同去，顯見得是你來央我的，反為不美。不若停一日來，祇說你不知為妙。」江潮沉思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祇是數日我等不及，不若我先去，你隨後就來。」雪婆道：「也太覺惹疑惑。停三五日也罷。」江潮又在袖中摸出一兩銀子來，遞與雪婆道：「我還帶得一兩在此，一發送你老人家買果子吃罷。今日必要你去的！」雪婆見了，假做不要，道：「呵呀！我停兩日自然來的，為何又要相公的厚賜？」江潮塞在他袖中。雪婆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我傍晚就到尊府便是。」江潮叮嚀再三而別。

不說江潮回家去了。且說雪婆晚刻，走到柏梁橋江家來，祇見江潮立在門首探望，見雪婆到來，笑了一笑，一溜煙跑進去了，那婆子直走進去，正撞著了江潮的母親陸氏。雪婆忙施禮道：「娘娘許久不見，一向納福？」陸氏答禮道：「你是雪娘娘？為何一向再不到我家來？」雪婆道：「不瞞娘娘說，日日忙得緊，時常要來拜望拜望，再拿不出工夫。」陸氏道：「今日又是甚風兒吹得到此？」雪婆道：「近聞老娘娘恭喜，小相公進了學，老身一來慶賀，二來特與小相公作伐。」陸氏正與江啟源商議，要與兒子議親，見說「作伐」兩字，心中歡喜。連忙叫了丫鬟拿茶吃了，收拾點心。對雪婆道：「雪娘娘，你是走大家的，我也不指望攀高，也不指望嫁賞，祇要舊人家對得我家小官人過便是了。不知你說的是那一家？」雪婆道：「老娘娘，我也道小相公這樣一個好相兒，小小年紀就進了學，自然有好人家賠了妝奩送與他的。祇恐人才不十分像意。如今老身因有極好的一頭親事，故此敢來作伐。」陸氏道：「我家雖是中等人家，也是衣冠舊族，因我孩兒傲倖進學，日來說親的頗多，帖子也有幾百副在這裏。因我家老相公古怪，要擇一個工容言德全備的好媳婦，因些未曾成就。雪娘娘說的自然與眾不同。你且說是那一宅？」雪婆道：「蘇城大人家也多，這些夫人、小姐，老身也認得一大半。雖說千嬌百媚，盡是脂粉妝成，絕少天姿國色，那求四德俱全？祇有洛神橋吳涵碧老爺，止生一位小姐。年方一十五歲，真正絕世之姿，傾城之貌，又且四德俱全。那吳老爺與夫人因無子息，又道女兒聰明俊秀愛如掌珠，鎮日教他經史女紅，因此，詩詞歌賦件件絕倫，刺鳳描鸞般般出眾。娘娘你若討得這個媳婦，真個是非凡福分了！」陸氏道：「你便是這般說，不知他家肯也不肯？」雪婆道：「管取一說就成。」

正說間，那江潮在間壁竊聽，即含著笑臉走將出來。雪婆立起身來，道：「這位就是小相公了？」陸氏道：「正是。」雪婆連忙施禮，江潮深深的作了個揖。雪婆道：「娘娘，你生得這一位小相公，不是吳衙小姐也配他不來。」陸氏道：「我家孩兒雖是十六歲了，但不十分長成。吳小姐十五歲，可是比他長大些兒麼？」雪婆失言道：「呵呀，前日同在殿上拜佛，看他兩個身材一樣長短，真正是如花似玉的一對好夫妻哩。」陸氏失驚道：「怎麼說？難道我孩兒與吳小姐曾經同拜佛來？」雪婆道：「是我記差了，不曾，不曾！」江潮面上通紅，走了出去。陸氏再三盤問雪婆，雪婆左支右吾，看見遮掩不得了，祇得把燒香邂逅的緣故從頭至尾，一一向陸氏說了一遍，連這早間到他家央他，也都說了出來。陸氏沉吟不語，面上倒有不悅之色。丫鬟擺上四品噉飯，一壺陳酒，陸氏與雪婆分賓主坐下。丫鬟斟酌，雪婆道：「怎好就擾？」陸氏道：「怠慢。」雪婆吃了三杯，陸氏不飲。雪婆道：「娘娘，你且開懷飲一杯。不必憂慮，這樁事全在老身身上，管取錦上添花，十分之美。」陸氏道：「我與我家老相公四十歲上邊尚無子嗣，虧了虔心到支硎山燒香求子，多感觀世音菩薩見憐，送這孩兒與我。如今我們夫妻兩個年已望六，祇有這一點骨血，真正是性命的根本。原是觀音菩薩顯靈，許了願心傲幸進學，因此去還香願。不想有此緣故。怪道我兒自從還願回來飲食不思，懨懨成病。今早天好，方有喜色。祇說出去走走，不想到你家裏來。雪娘娘，倘事不成，想壞了他，如何是好？我如今先要憂壞了。」雪婆有了三分酒興，一力擔當九分成就。陸氏無奈，也去取銀一兩，先送與雪婆，說道：「事成定當厚謝！」雪婆笑呵呵的，口說不肖，手中接得甚快，藏在袖中，說道：「娘娘，你不須憂慮，多謝厚情！今夜晚了，明早我即到吳衙去說，擇個吉日，請庚帖上門來就是了。」謝別出門而去。

不知雪婆到吳衙去說親，允否如何？且看下回便見。